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戴典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上德一

壬午内禪志

孝宗皇帝以聖德受天命實繇高宗皇帝之睿志素定然始則昭慈聖獻皇后感動上意終則憲聖慈烈皇后寀贊大策至於將相士大夫輸忠叶謀共成聖志者盖

亦多助而范宗尹趙鼎陳康伯三丞相建明將順皆賴其力尤不可使之無傳也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追封慶國公令譮令譮生秀安僖王子偁仙源類譜秀王舉進士中第靖康末為秀州嘉興縣丞王夫人祥符張氏嘗夢一人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熊克中興小歷建炎元年冬十月戊寅夜生上于青杉閘之官舍王明清揮麈録

紅光滿室如日正中玉牒少長訓名伯琮以制詞增入先是高宗皇帝以五月朔即位於南京六月賢妃潘氏生皇子九月賜名旉封魏國公十月高宗幸維揚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三月苗傅劉正彥為變四月朔高宗復辟立魏國公為皇太子五月幸江寧丁亥太子薨謚元懿日歷殯冶成之鐵塔寺周必大二老堂雜記後三日仙井監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乞擇宗室之賢者使視皇太子事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時雨黨人親子也以父入籍當補官吏部

擬將士郎抄未下書奏詔前降級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時雨事迹開禧元年被旨宣付史館四年夏高宗自海道還會稽其秋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此事臣聞之先臣及士大夫所言皆同蓋汪應辰早年嘗所聞於趙鼎者會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請高宗又命惠襄靖王令廣選藝祖之後宗子數人育之宮中令廣時以秘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也明年改元紹興其夏四月時慈獻升遐而令廣所選宗子皆未當上意

五月遂命李時雨知南外宗正事俾至泉南選之日曆會上虞丞永嘉婁寅亮上書言今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敵國所以未肯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子行内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子之生退出藩服高宗讀之大以感歎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又從而薦之有旨召對其年六月也王明清揮麈錄後七日戊子高宗諭大臣曰昨令時雨選藝祖之後宗子三二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

家僕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高宗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
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於仁宗為天下計將何以慰
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
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祖宗實可昭格天
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
子不聞失德而傳位於太宗過堯舜遠甚高宗曰此事
亦不難行止是道理所在止令於伯子行中選擇庶幾

昭穆順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超越千古第恐令李不足以承奉旨高宗曰但令廣求當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閨門有禮法者（檜為參知政事而奏對在諸臣之後所言止此其人包藏顧望之心已可見矣）高宗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者否高宗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日歷）是時張賢妃為婕妤憲聖慈烈皇后為才人高宗所擇宮嬪蓋才人與婕妤也八月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念上繼嗣未立密奏乞明詔大臣講明故事多

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朱熹撰浚行狀浚時駐軍閬中蓋未知朝廷之議也寅亮既對十一月遂除監察御史日歷二年正月高宗還臨安二月寅亮為秦檜所擠而罷夏令李始奉詔選上及宗子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上清而癯高宗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之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上拱立如故高宗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邪乃賜伯浩白銀三百兩罷之而育上于張婕妤所時上年六歲矣五月辛未詔秀王赴

都堂審察遂特改京官三年二月庚子詔宗室伯琮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各注意義進入高宗自擇瑗字名之（會要）時學士綦崇禮也後二日壬寅改貴州防禦使三月詔貴州防禦使育在宫中不可與宗室比特給直俸從内東門司供納（會要）時朱勝非為相也四年五月令廣復得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入宫中年五歲高宗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毋之（日歷附傳）丁丑子彥特遷武翼郎而令廣自左中大夫集英殿修

撰特轉行在大中大夫知泉州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録黄遂寢其命九月朱勝非罷趙鼎相五年二月鼎轉左僕射而張浚為右僕射浚面謝又以儲貳為言高宗首肯曰宫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行上狀詞月餘出使江上五月高宗諭鼎令擇日降制除舊名為節度使封國公鼎退與參知政事孟庾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議之辛巳鼎奏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臣謹令有司卜以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

裁之幸甚高宗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事也而陛下斷自
聖心行之不疑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歷無疆矣
高宗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
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乎合宜以朕所見此
事甚易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都以為
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未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
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以是知神靈扶持
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無復更措

一詞不勝幸甚高宗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日曆）高祖又謂㬯曰此子資秉特異儼若神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强記（玉牒）㬯先得旨於行宮門外造書院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高宗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已亥遂降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以宗正少

卿范冲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資善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時學士孫近草建國公制第二云眷求屬籍蚕毓宸闈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兹擇剛辰出就外傅斐然集由是人皆曉然知上意也六月已酉建國公出資善堂高宗命見冲震皆設拜宰執得旨依故事謁見又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日歷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冲祖禹子尤有家法每因箋疏遵以經術

仁義之言輒褾袖藏之時一展玩實錄七月秀王召對自
左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特遷左朝奉郎秘閣
修撰知處州未行改在外宮觀奉賜如郡守日歷十一月
浚自江上使還六年正月壬午詔伯玖賜名璩除和州
防禦使後四日浚復往荆襄視師既而鼎浚以戰守論
議不同十二月鼎為左司諫陳公輔所攻而罷浚獨相
自是攻鼎者始以資善藉口矣鼎事實七年正月陳與義
參知政事二月以太陽有異詔內外侍從各舉直言極

諫之士一人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應詔言陛下有建國公之封將以承天意而失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有所待邪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顧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異時雖有則百斯男不復更易則足以達天意而轉禍為福矣七月以旱詔中外臣民言　封事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臨卭黄源應詔言陛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宫中典冊所加已上公

矣此誠社稷之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副天下之望臣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暮浸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今天下多故事在他日必得長君非赤子可得而卧治毋后可得而專制也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九月浚以淮西失師而罷毄復相八年正月進士李獻壽及正議奏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或留守形勝或别出征伐使民無異望三月秦檜復為右僕

射陳與義罷參知政事八月御筆璩除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檜謂鼎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意如何鼎扣其可否檜不答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今豈可行也鼎謂檜公嘗言鼎丙辰罷相後議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今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而檜豈敢專公欲納之當同敷奏也翌日進呈檜無語鼎奏曰今建國公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以前恩數並同

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而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于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有不聞之耶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但以善繫人心而不使之二三其說也高宗曰俱是童稚姑與放行嵓執奏不已高宗乃留御筆曰俟三數月議之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亦以為言他日嵓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檜與大中有何奏耶高宗曰大中之說與卿一耳

十月舉為檜所擠復丐免高宗問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舉又如前所陳並舉遺事丁巳大中免甲戌舉罷九年三月制授璩保大軍節度使封國公是月金人歸河南地十年五月金人畔盟京西湖北宣撫使岳鵬舉密奏今日欲圖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讐之意先是岳侯入對得于資善堂見國公英明俊偉退語家人遂上此奏張戒默記以岳侯講建儲為紹興七年事而岳侯監鎮江府大軍庫珂作岳侯行實係之此年且辨默記之誤甚悉今移附此更須詳考也

十一年岳侯為檜所誣以十二月晦賜死大理寺獄(日曆)十二年正月庚戌詔建國公出就外第加檢校官封郡王令吏禮兩部及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庚午張婉儀卒贈賢妃建國公初育于妃所至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紹興聖語)丁丑制建國公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納私謁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張闡記聖德事迹)初吏禮部

之討論也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並兼詡善與禮部侍郎陳偁員外郎方雲翼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籍同奏與秦檜意異已丑詔表臣等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巳意懷姦附麗並放罷日歷始檜嘗為高宗言趙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待親子乃立林泉野記所謂附麗蓋指鼎也頃嘗以符所議問於其孫知新繁縣事植亦不能知當從吳箎年家問之五月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巳亥秘書少監秦梓兼資善堂贊讀以璩未出閣故秦檜泥

之也普安郡王府别以館伴趙銕周材二人兼教授壬寅上出閤就外第八月和議成顯仁皇太后自五國城來歸上從高宗奉迎于臨平鎮十三年九月乙丑秀王以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日遂卒於秀州十四年普安郡王納夫人郭氏郭祥符人也會秀王喪聞戊寅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㑹秦檜秦熺周三畏王暎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叚拂㨾何若潡僉奏照國朝要典嘉祐四年

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卒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乞依故事庚戌秦檜進呈高宗曰始議養宗室子令子偁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日曆六月詔秀王許用普安郡王初除節度使贈太子少師令秀州量行應副葬事遂葬湖州城外之菁山會要始普安既解官而蘇符以左朝散郎除知遂寧府未上諫官詹大方劾符居論思之地識慮淺暗除其二官會要蓋指前事也大方遷御史丞遂論責授清遠軍

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恤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輩咸懷異意以徼无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九月移鼎吉陽軍安置日歷三年死于貶所十五年二月制加璩檢校少保封恩平郡王出閤就外第號東西府附傳八月初命館職二員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時福州州學教授黄石代還獻書于檜曰上即位十九年儲貳未建安危所繫重大如此公獨不開陳乎不報後七年石調官入都復申前論檜曰君

謂檜不省耶時未可耳周必大撰石墓誌有此檜面諭石乃二十二年也十六年四月乙丑普安郡王免喪還舊官實録十七年六月戊午改常德軍節度使二十二年八月子彦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卒恩平解官如前議二十四年夏衢州盜起秦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上因入侍言之高宗大驚明日以問秦檜檜曰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俟朝夕盜平則奏矣退而求其故知上言之乃謂上在秀王喪二年不當給俸月除二百緡上白高宗高

宗乃自出內帑月如所除給焉鼂公遡箕山日記有此但無年月及所遺將姓名今以日歷參攷修入上之英武為檜所憚此其一也不可不載俾後有攷二十五年十月檜疾篤其家秘不以聞謀請熺代上又密啟之往歲在行在閒士大夫所言如此高宗即日幸其家視疾遂降制勒熺致仕是夕檜薨二十六年閏十月秘閣修撰辛次膺入對論國本末上立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胡銓撰次膺墓誌未幾國子司業兼從正殿說書王大寶因侍經筵密陳宗社大計上諭以措置已定時相忌之十一月

辛卯奏以大寳直敷文閣知温州　胡銓撰大寳墓誌　二十七年

春高宗策進士晋原閻安中對曰太子天下之本陛下

嘗修祖宗故事累年于兹矣日就月將緝熈光明之學

其歷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

深恐左右前後之人寖生窺伺漸起黨與間隙一開有

悞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願斷自宸衷蚤正儲

位以係天下之望自秦檜得政士大夫無敢以儲副為

言者高宗覽其對而留意之遂擢為第二二十八年冬

新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范如圭引疾乞奉祠因泰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選宗室章疏二十六篇囊封以進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疑無貳則天下幸甚時宗藩並建道路竊竊有異言人或以越職言乃為如圭危之如圭不顧也疏入高宗感其言 朱熹撰如圭墓誌 二十九年六月丁酉國子博士史浩對于內殿將退復奏曰小臣冒萬死以畢愚忠普安恩平皆聰明宜擇其賢者浸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高

宗頟之誥退高宗目送焉翌日命除秘書郎甫四日兼二王府教授史稱大世家九月甲午陳康伯除右僕射面謝因及范如圭所進嘉祐至和章疏高宗問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斷堅決乃可高宗首肯之康伯附傳高宗已深知上之賢孝恐顯仁后意所未欲故遲遲焉紹興聖語會后已服藥後六日皇太后崩十二月乙丑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告滿還朝奏

疏曰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於此其或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子之生真宗皇帝是也至于仁宗皇帝其事尤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公而子育之亦有年矣然臣聞之傳曰兩貴不能以相事又曰物莫能兩大此天下之常理也顧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心皆有所屬矣高宗愀然曰朕懷此意久矣此

事人所難言卿言契合朕心俟開春當議典禮翌日遂以壽為吏部尚書張壽年譜時郁民望為諫官左宣教郎知大冶縣蕭之敏貽書民望以司馬光范鎮事語之民望不能用也周必大撰之敏墓誌有此三十年二月壬子百官以顯仁喪禮畢始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樞密院奏事畢將退高宗留知院事王綸同知院事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師相仍封真王衆皆前賀高宗

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高宗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留奏事朕亦嘗及此事甚艱難者卿等宜檢典禮進呈宰執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高宗曰朕覽唐宣宗事群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上育宮中已三十

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奏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寮曰聲色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畜之騎射翰墨皆絶人高宗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玉牒於是張燾力求去高宗留之不可丁卯以燾為資政殿學士致仕年譜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國名及宣制吉日思退曰少保開府自

元豐以來不並入銜更取聖裁高宗曰封真王須開府儀同三司且可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高宗曰可便以為皇子者若此則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議定進呈又曰更有一事璩亦與少恩數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宗廟高宗從之癸酉高宗始服淡黄袍犀帶御垂拱殿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字

其名乞留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為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日歷遂召學士周麟之至都堂諭旨草詔進入熊克小歷以為楊椿草詔誤也海陵集有此詔也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丕基思所以垂裕於後旦暮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

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古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為皇子仍賜名瑋玉牒乙亥召學士楊椿諭旨鎖院陳良祐撰椿墓誌丙子制授皇子寧國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容相喜中外大悅丁丑宰執入賀高宗曰昨日宣詔相見人心喜悅三月丙午制授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未樞密院奏事高宗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王綸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

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畧無難色高宗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榷場之初令置此玉以偹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朕育之宫中三十年瑋始育于張婕妤璩乃育于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並視之今日之除后意與朕合實録四月詔建王賜字元瓌玉牒有此周麟之御書玉堂跋尾云麟之被旨撰皇子賜字三十一年九月金人入冦十月朔下詔親征壬子建王以明堂恩改鎮南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計上不勝其憤請率

師為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生漢惠帝事入示上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危難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弟得早為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為忠臣孝子誠可惜也上乃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為草奏痛自悔過請衛從警蹕以共子職因中宮以奏高宗方疑怒覽之意頓釋問知其奏出於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史稱大世家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求

對乙以上為元帥先往撫師朱熹撰芾墓誌浩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平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辨此議者又謂主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高宗亦欲令上徧識諸將十二月遂扈蹕如建康時方雨雪高宗御氊笠乘馬上亦騎從雨漬朝服畧不少顧而宰相已下多肩輿者趙牲之中興遺史三十二年二月高宗還臨安傳位之意已決懲宣和吳敏輩自以為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獨請對言不宜急遽周必大跋文若帖有此會左僕

射陳康伯乞去位高宗曰更待三數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既而高宗益倦勑康伯容贊大議且曰今不正名恐有臣下疑似之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曉然咸知聖意遂草立皇太子手詔以進康伯附傳五月甲子内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機宵旰靡殫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始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為皇太子實録仍改名

煜是時呂廣問權禮部侍郎康伯外姻也廣問適以土王祠黄帝而監察御史周必大監祭康伯折簡齋宫密議典禮廣問見必大因及之必大曰煜字與唐昭宗名同音可乎廣問告康伯亟取旨改賜名昚御扎今藏周必大家十月賜字元永玉牒先是以望仙橋東秦檜舊第為新宫六月戊辰名曰德壽宫命内侍張無為領之日歷後數日御筆追崇皇太子所生父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黄矣因過周必大共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

請更黄而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改稱皇太子本生親周必大省齋文藁尋又詔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禮聞奏遂就御史臺議於是翰林學士洪遵等奏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庶於人情義理皆為宜稱子偁為皇兄贈太師追封王賜謚妻封王夫人甲戌詔皇兄故左朝奉郎大夫秘閣修撰贈太師少師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殿中侍御史

張震同右正言袁孚共論右僕射朱倬乙亥倬除職奉祠洪遵草制略曰千秋無闕閲切早緣寢意又曰元良天下之本乃覬嚋庸曆日震乞報行言章不許無隱集是日高宗内出御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邉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緒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臧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睿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宫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

朕敢私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為懷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乃洪遵等草也中興玉堂制草丙子高宗行内禪之禮百官班列紫宸殿下有司設黄麾仗五百人太常官樂工百人設而不作先是高宗嘗諭上以傳禪上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上入禁中復加面諭上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宫高宗勉諭再三乃止於是高

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黄宗舜陛殿奏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欽贊第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高宗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亦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奏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昨聞謙遜太過未肯即御正殿高宗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

矣上皇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庭頃之
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奉
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
百寮稱賀上遽輿康伯等陞殿奏願陛下即御座正南
面以副太上皇付託之意上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獨
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尚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即日
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
以行及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

還顧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玉牒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太上皇后赴德壽宮鼂公遡箕山日記詔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合上尊號令有司集議以聞在内諸司日輪官吏赴德壽宮應奉少有怠慢以大不恭論德壽宮宿衛依皇城門及宮門法實録自是二十六年之間國勢尊安海内康樂孝愛兩盡今古鮮倫唐人所謂一月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者蓋實録也廟號孝宗不亦宜哉

建炎雜記乙集卷一

建炎雜記乙集卷二

宋 李心傳 撰

上德二

已酉傳位録

光宗皇帝以濳王越繼大統盖早陵為天下慮而不私其子因虞允文為相賛成之上意客决大議世或未之知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首上疏援漢

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未遑也始
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王愭次慶王愷次
恭王即上也次未命而夭追賜名恪贈使相封邵王乾
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太上甚喜先兩月恭
王亦生子於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擕白劄
子見大臣言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
時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禮鄧王
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悦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

會合行典禮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合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早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丈書孝宗曰朕知之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今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俱載禮經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孝宗曰家重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宫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而與他事不同此皆主上聖孝所招卿須當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於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白劄子及稱

年鈞以長義鈞擇賢孝宗曰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為參知政事亦奏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講讀官當以正論輔道不應為此邪僻之說孝宗曰豈不啓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與外任放謝辭孝宗令批旨具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違禮經可與外任乃放謝辭三省時政記八月遂立鄧王為皇太子明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挻除福州觀察使封滎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挻除左千牛衛大將軍又

明年七月太子薨謚莊文四年太子小祥五年大祥皆命輔臣就東宮行禮六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子外第命榮國公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先是正月戊戌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建手疏言之孝宗嘉納良翰行狀左相陳俊卿之未去也有議皇孫出外者俊卿為秘書監李壽言之壽出梁昭明傳示俊卿俊卿愕然而止及是復申前議著作左郎劉焞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君

見上及此但道家事勿問外人焞曰徐勣此言豈可效耶鼂公遡日記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於孝宗召見補左廸功郎鼂公遡日記云往年偉已有旨命官梁叔子在瑣闥激之而止至是介於王抃抃見右相使偉俟于客位俄延之入今日引見命以官遡所記如此而實是録會要及龔頤正持命録皆無之疑不作録黄故也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太子當有赦八月三日庚戌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

奏事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孝宗宣諭云祈請陵寢使赴金彼中已遣使來接取近又報遣赫舍哩志寧來汴京此意如何允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寧主之金以泛使來未知為何事不免疑我渝盟爾若知我以陵寢為問志寧必先囬燕盖待我使至决議當在金庭也孝宗又云金中簽發兩河人及生女真必以為戰用在今日宜每事蚤定先為不可勝以待之卿且留意允文奏云臣累日齋戒齊心今

日涓吉有一大事方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以請孝宗云何事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即位一二年後必建立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機無大於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正而萬事理況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為於天下若一旦金人敗盟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夫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敢啟白開陳

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大計今日之事無大於此無急於此日者木火合宿太史奏以為當冊太子此天心仁愛陛下所以昭示休祥願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便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令歷練世務通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云臣平日竊觀陛下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為念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為急所以遲遲至今亦

必有說今蒙宣諭益有以見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為萬年之永圖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為此事不過審擇宫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真積力久自然無不趣于正安得有後悔又儲闈一開深居禁中常得在陛下左右日親帝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歷練以臣之愚謂早建儲宫其所成就必遠過於外處潛邸孝宗曰丞相言之最是但此事却有些遷次非久於選德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即奏云臣以愚忠所廹昧死有請

敢意陛下遽使察納臣無任感天荷聖之至容臣再拜謝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留聖念孝宗云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早朝殿前奏事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相留班孝宗以邉事一二宣諭已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下欣然即賜開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實憂懼孝宗曰此事已决偶數日來事多未及與卿商量允文奏云昔唐太宗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

言之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夷最急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獨褚遂良云今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答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臣仰惟陛下日月之明於唐君之言是非去取必有所擇臣竊按唐太宗與侍臣言在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已立遂良但以嫡庶名分未正其言如此今日之事臣之所憂有甚於遂良但不敢盡言爾孝宗云朕志已定正欲

與丞相議之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立太子乃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而處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晚冬初金使來又有一番禮數若於郊禮時或前或後降指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以郊天慶成日降指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齋於青城是日午有旨宰執奏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令右相留班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如何爾

允文奏曰此陛下家事臣不當與臣不敢遠引漢唐以
譬今日臣記得本朝太宗皇帝即位之後以議立太子
事大臣有竄黜過嶺者自後無敢復言至淳化末年足
瘡召寇準於青州既入對太宗曰卿來何遲準對曰臣
守藩在遠非賜召臣無緣以望清光太宗曰東宮未立
如何準對曰此事問内人不可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
人更不可惟陛下獨斷乃可爾太宗曰襄王可乎準對
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以為可願早降處分乃立真宗

臣嘗讀國史太宗八子真宗為第三觀凖所對曲折之間但欲太宗自發之爾太宗乾斷一發千百世無有議之者此臣惓惓之忠獨有望于陛下也孝宗云此事無可疑今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加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用春初亦未晚否允文奏云陛下即大位九年三見上帝前兩郊有意外相妨事昨日宿太廟大雨不止羣心憂疑夜半行事時中天星氣炳然百執事駿奔中庭皆如禮數咸謂陛下聖德有以感召今日霽色如此熙

事必成陛下欲歸美兩宮益隆徽譽此千載希有之慶臣敢再拜已而奏云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臣謹奉詔是時顧陛下更無改易孝宗云只候兩宮禮畢便降旨揮又微笑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云二事淵衷素定睿斷必行臣但贊嘆奉行而已辛卯正月一日丙子朔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受冊寶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留班奏云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候兩

宫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指揮令兩宫冊寶慶成乞早

賜處分孝宗曰丞相留意此事如此朕欲以中春上旬

擇日行禮非久於内殿更與卿議之又有少説朕立太

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

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大王若立王為太子一王自留

王邸侍陛下左右本朝亦無似此典故孝宗云朕之慮

甚遠卿可於唐以前子細案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丈

奉旨而退自七月二十七日太史奏云云以後並允文手記十四日戊子進呈

此一日所奏最緊要允文手記乃缺之甚可惜也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劄兆公遡箕山日記云高子長正月末離臨安李道之子宣贊範者託語其父云三大王言丞相遣腹心來報儲議已定允文差遣可無慮後旬日建儲詔下考尋諸書子長名祚此時以右朝請郎為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自荆南前去之任道恭王夫人之父此時為湖北副總管二月七日壬子晚朝孝宗御選德殿始以立皇太子御劄宣示大臣允文奏元良天下之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皆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

乃不能決猶引佩刀以自向孝宗曰朕常笑之雖奴仆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馭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早定何以繫天下人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即行恭俟來日集百官宣布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聞草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集文德殿詔曰朕紹承大統于今十年深惟太上皇帝付託之重而元良虛位惕然于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

有所私哉第三子御名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以休繫自朕心俾膺主鬯以永宗社之慶可立為皇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爾中外體予至懷虞允文擬詔手藁同此但擬云本皇子某御札改云第三子某擬本云深體至懷御札改云體予至懷擬本云如改賜名即書云改賜名某御札不改宣詔畢內出麻制皇帝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授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授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燕餞魏王于玉津

園用文彥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丈曰更望相公保全

時自尚書而除潼川運副

晁公遡眞山日記云耳公遡

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皇太子判臨安府二十二日丁

卯將瑣院或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四日己

巳後省官及禮官會議于史院二十五日庚午御筆皇

太子其官領臨安尹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

十六日辛未告廷畢別録本賜皇太子九年二月榮國

公甍四月皇太子解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攺判明

州七年二月薨遺表上孝宗泫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謂此子福氣稍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殀壽也即葬會稽謚惠憲他日又謂雄曰太子資質極美但尚少學問耳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留意學問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帝崩於是孝宗已有禪意十一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皇太子可令參决庶務先旬日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謂曰朕將行内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

令皇太子參决如何邁言天禧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奉事畢然後過堂議事李壁作必大行狀云爾先是有詔東内門司改作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係鞋相見議事如有差等擢在内館職在外部刺史以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係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鈐轄外並於議事堂參辭納劄子其可行者皇太子同宰

執將上取旨九月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太子覽書褒嘆曰諭德可謂

見愛之深矣三月永思陵既掩欑五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去位孝宗諭以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必大云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倦勤孝宗曰禮莫大於宗廟而不得盃享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㑹陳康伯家以紹興傳位親劄來上十二月十一日壬申孝宗遣中使宻持賜必大因令留身討論典禮初議賀正旦北使出門即

擇日傳授偶太史局言二月旦太陽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身密奏云太子聽政挾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展否孝宗大以為然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戌之吉又命必大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三日甲午皇孫柄為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柄惠憲王子也時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平陽郡王矣八月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相王藺葛邲並自尚書擢為執政執政官黄洽蕭燧

皆相繼罷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宫春坊姜特立見必大問曰宫中人人知上元後舉行典禮今悄然何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悦而退必大自記此事具云意閒言或自此入但以火月未則誤也當在上宣諭二府之前會學士李巘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尤袤直學士院時内禪有定議孝宗未以諭近臣而已喧傳袤因言及敵中事孝宗感慨良久諭袤曰旦夕制策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二十日辛亥二府奏事孝宗始諭曰

朕年來稍覺倦勤旬日間傳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
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
因令必大留身草詔李必大作必大行狀以為壬子二日事實録乃在辛亥今從之
十八日巳未詔德壽宮改為重華宮二月二日壬戌孝
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舞蹈宰執奏事
畢駕興百官移班殿門外內降詔曰朕以菲質循堯之
道統業萬機歷歲彌長賴兩儀九廟之德遐鄙不聳年
穀順成底于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

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固已慊然于懷况乎春秋寖高思釋重負皇太子惇仁孝聰哲久司匕鬯軍國之務歷試參决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不亦美歟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華宮周必大政府應制藁同此但移御上有當自御劄無之宣詔訖百官入班殿庭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孝宗御便殿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宮新皇帝還內

即下詔書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加上光宗尊謚

嘉泰三年秋七月癸未詔加上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尊謚為十六字自商周以來人主始有謚大抵節以一惠而已間亦有用二字者如商之成湯周之貞定是也嗣後歷漢魏迄唐初皆然至高宗改謚太宗為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例加至七字逮玄宗肅宗之殂遂皆以九字易名而益非古矣代宗德宗初謚皆

四字順宗增為六字憲宗又損為五字自是終唐之世皆因之惟宣宗以復河湟功增順宗憲宗為九字其餘則否五代朱梁初謚亦五字唐明宗六字晉漢周皆七字周世宗四字本廟初謚亦六字大中祥符元年始增祖宗謚為十四字五年又增二字十六字之謚自此始矣真宗初加為八字再為十六字仁宗以後初加即十六字惟仁宗累加至二十字而欽宗之謚無加焉此其所以異也詔下之九日壬辰宰執侍從兩省臺諫禮官

即議于尚書省請加謚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

武聖哲慈孝皇帝詔恭依其年十一月日至上祀南

郊前一日親帥羣臣奉上玉冊于太廟本室如故事

成肅謝皇后

永思陵既復土壽皇欲迎憲聖還居大内而憲聖以為

上皇享天下之養優游二十餘載升遐此宫何忍遽然

遷去今几筵又復安奉于此倘欲還内當俟終制乃命

有司改築本殿為慈福宫就居之故内禪詔書首言躬

行聖母之定省盖以此也及壽皇升遐憲聖壽成二太后當還内而壽康宫已在南内矣乃改重華宫為慈福宫以舊慈福為重壽殿二太后皆徙居焉比憲聖終喪又改慈福宫為壽慈以奉太母光宗撤几筵上復請太母還内而太母以為久居此宫凡百安便况以年尊不欲遷移上乃以慈訓諭中外時嘉泰二年九月也其年十月上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以十二月甲戌奉上冊寳開禧二年春二月二日癸丑夜壽慈宫前

殿火逮曉始息於是太皇太后復歸大內三日甲寅詔
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禄為災而驚慈闈可自
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皇太后過內中朕
連日奏請乞必須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是日
太皇太后有旨一行物色並撤絜前來賜救火官兵錢
七萬貫五日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
吳回等三人各降二級官以遺火自劾也七日戊午太
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疎

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柟奏內史王溶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八日巳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三年五月太皇太后有疾辛卯崩謚成肅是日赦天下后母儀天下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玉帶后崩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十千焉

今上楊皇后

今上楊皇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宫性淑婉憲聖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姓楊氏又進貴妃嘉泰二年十二月甲申立為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曰洪惟文母念我神孫美其冠于後庭禪之見于丙殿葢紀其實也后知書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為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拜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

永陽郡王制書有負掩前聞之語蓋殊命也次山能遠避權勢不與人事論者以為得外戚之體子谷石皆為承宣使

皇太子

皇太子藝祖皇帝十世孫也燕懿皇之後初名與愿慶元四年育于宮中時年六歲六年冬用故事賜名曮除福州觀察使嘉泰二年閏十二月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右内府副使于詵充伴讀開府

儀同三司封榮王三年十一月戊子立為皇太子更名幬嘉定元年四月甲寅詔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閏月丁亥太子出居東宮年十六矣議者以幬字難避二年八月甲申又更名詢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盖用天禧間故事

華冲穆王

華冲穆王坦上第五子也母曰楊皇后嘉泰四年冬生未踰月薨嘉定二年冬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命有司

攺葬故事後宫正一品生皇子得奏補其班行二名至是乃增為四名盖重其禮也后辭詔葬許之

申沖懿王

申沖懿王摭上第六子也開禧三年正月生尋不育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仍加封謚云

順沖懷王

順沖懷王圻上第七子也母曰鍾夫人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夜生於宫中始夫人生二子其一丑時不育而圻

丑末也二月巳未詔禮部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禖諸陵攢宫太師宰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後旬日皇子薨輟朝三日追賜名贈太師甲戌出殯

肅冲昭王

肅冲昭王垍上第八子也嘉定元年生閏四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尚書令加封謚侍中倪思言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乃止贈尚書令

沂靖惠王

吳興郡王柄以開禧二年五月薨上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保追封沂王謚靖惠王性早慧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于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左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傅擇卿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搢補右千

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奉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祁國公主

祁國公主上女也嘉定元年生六月薨追封

建炎雜記乙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戴典

建炎雜記乙集卷三

宋 李心傳 撰

上德三

高宗屬意李忠定

靖康末高宗皇帝在山東與李忠定公書構頓首清署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詡王室多故金人連歲侵逼中國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謂天禍大宋乘輿

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異遂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恊濟事功閣下學究天人忠貫金石用是復公舊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想投袂而起以之振溺而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啟構頓首伯紀樞密院覲文之後知此書則高宗屬意於忠定者可見矣耑為汪黄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此亦天意未欲恢復也惜夫

高宗與宗忠簡書

高宗皇帝與宗忠簡公諸帥等書構去歲使敵營中道
撤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集東北民兵進未
及戰已承再和之詔繼得磬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
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為逼逐之計閲日既久刺知敵情
不免督兵前進繼聞領兵甚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
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
二聖二后青宫諸王北渡大河五内殞裂不如無生便
欲身先士卒手刃仇讐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

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

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

具公文外伏望鼓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

稷以成不世之勲朕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

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曆僣偽慮

百計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

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構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關

報施行未免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

濟伏望孚寮未轉會閒尚冀努為宗社所頼倍加保重不宣書後復書云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閒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作嚴備也此書宋公遺事中摘其大略欽録亦不全載故具録之

宰執恭謝德壽重華宫聖語

故事宰輔大臣除拜皆恭謝景靈宫自紹興壬午以來又恭謝于北内葢德壽重華雖不以事物嬰心而為子孫得人之意則未嘗替也故凡登進士臣亦必奏禀上

皇而後出命隆興初湯進之為右僕射上欲相張魏公而難於左右因過宮禀上皇上皇云各還其舊盖魏公在紹興初纔為右相而進之紹興末年已為左相故也後五日鎖院進之轉左僕射魏公拜右僕射隆興二年春魏公行邊張安國以中書舍人從辟為都督府叅賛軍事魏公入辭上皇與論事甚久因問曰張孝詳想不知兵盖安國儒生晚出未諳軍旅故也於是安國旋亦罷黜乾道元年夏洪景伯除簽書樞密院事入謝上皇曰

上議用卿吾謂從官中無踰卿者况卿父精忠古今所無頃欲登用阻於秦檜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

三年夏虞雍公知樞密院事上皇曰聞兒子極稱道卿温叔奏陛下可謂為天下得人上皇曰余在位三十年無他過人自謂晚年此一節差可矣紹興四年春樞府有闗壽皇欲用趙忠定既出命矣而寮官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者上諆之壽皇遂命宰執召當筆學士申諭聖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謀故咎

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因有為而言況我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為是也是時大臣恭謝者多不得對壽皇欲見忠定乃因葛楚輔胡子遠陳晋叔入謝相繼宣引後二十餘日忠定始入謝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國家之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常觀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蓋指續通鑑自壬午迄今癸丑三十餘年大臣得聞兩宮聖訓者多矣今姑記所聞者如此以示後世

孝宗與近臣論德仁功利

乾道辛卯八月六日戊申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能甫太子詹事陳良翰邦彦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周必大子充同對選德殿賜坐從容訪以治道久之袖出御筆一通首以魏徵答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而繼書其後曰朕即位以來于今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今日之急務朕未甞不以此為自治之良策然所行優劣亦苦不自知卿各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

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朕亦不敢自居方以魏徵之言為龜鑑耳能甫等退詣政事堂以所被御筆示宰執後八日丙辰後殿奏事上以問大臣右相虞公并奏此四者當兼修而並用然仁德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不可不察於是邦彥退而奏疏曰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效者也陛下覽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者誠堯舜之心也臣敢

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閒作數千里之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亡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欝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松繼之張松適罷韓至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剥士卒專事結交不修軍政欲卹軍情

而移戍江淮措置失當使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至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未可至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速為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退小人必絶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

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子充之奏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江池大將二浙郡守數易之弊後四日庚申上復遣中使持三從官奏牘以示宰執能甫所奏未見虞雍公復奏今日之務莫急於論相必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不使議論爲苟者岐而為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相伣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德仁功利之用次第而施行之萬事

將無不理矣盖邦彦所對皆指陳時政之失故虞公有是言劉文儒時為禮部尚書上亦嘗以是為問而未聞有所規諫也邦彦尋以足疾求去其冬十二月除雜學士在外宫觀明年春二月能甫除簽書樞密院事云

孝宗論不宜有清議 龔實之沈持要周子充論奏附

淳熙乙未歲夏五月之十五日庚寅有旨來日曲宴宰執於觀政堂辛卯以雨改就澄碧軒中燕上謂大臣曰朝廷用人止可論其賢否如何不當有黨如唐之牛李

其黨相攻垂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耶上再坐羣臣起奉觴為壽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為清議之説不宜有此此語一出恐相煽成風便以趨利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浸浸不已如東漢杜喬之徒激成黨錮之禍殆皆由此可不痛為之戒况今公道大開朝政每有缺失雖民間亦得論

之何必更言清議龔實之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惟公道不行于上然後清議在下此衰世氣象豈是好事李秀叔曰惟有是非故人得而議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無可議上曰若有不是處在上之人而與公卿却當反求諸已不可更為清議之說卿等可書諸紳實之曰唐末白馬之禍害及搢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葉夢錫丞相以下皆拜上曰更飲一盃卿等可

以將清議之說宣諭從班而下使之皆知沈持要時為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即上章稱頌聖語乞發為明詔布之海内上從之其月二十八日戊申也實之奏風俗自朝廷出今所得聖語已宣示外廷恐不須更詔郡國六月十三日壬戌侍講周子充對後殿奏論執政聽聞不審誤以杜密為杜喬又所引唐末清流濁流之說不相類乞從中刪改行出尋命刪改執行而清濁流之說猶如故也持要用此除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六月

二日辛亥其九月夢錫罷政持要亦坐分析欺隱降三官送筠州居住

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孝宗初立勵精庶政至於財用大計尤所經心或時呼版曹吏入禁中驅磨財賦諸庫皆有簿書多自按視乾道元年冬洪景伯為相因進呈戶部文字上曰朕見今入監戶部吏具歲入名件較之歲出第欠三百萬緡若行郡移亦可足用景伯曰臣今方欲如此開具上曰丈

字將畢不須復爾明年春金部郎官呂揩罷景伯奏以何資深為之上曰恐逢原儒者不肯留意金穀事如呂揩問薄籍皆不知卿等宣諭逢原留意職事二年秋司農少卿闕魏南夫子禮奏以莫子濟為之因言有一事須合奏知莫子濟嘗中祠科令掌南宫箋奏恐議者以謂蹊徑未捷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於士人中除授亦無害也淳熙四年夏樞密院王季海趙温叔因進呈奏淮北近若蝗此地仍歲豐稔

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及米價極賤此甚可喜奏曰孟子論王道必始於黎民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夫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奏曰士大夫好高論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言必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晋之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奏曰捨周公孔子孟子不學而

學王衍士大夫之有見識者必不至此曩時虛名之
俗誠勢太甚自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
以來士風為之一變三館兩學之士出為郡守監使無
不留意財計往往皆有能聲此聖主責實之效上曰然
近年亦稍變猶有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
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
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
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故深思遠慮如此臣等敢

不罄竭忠力上曰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奏曰敢不廣布堯言温叔退而書之時政記自今夏蠶麥以後並温叔所進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時政記本文具答詞類温叔語但王季海為同知位在其上故以臣淮等為文耳

原道辨易三教論

淳熙中壽皇嘗作原道辨大略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為異耳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憾焉文成遣直殿甘昺持

亦史文惠史公時再免相侍經席也史公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敬服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貶葢其所主在帝王傳道宗乃萬世不易之論原其意在於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議陛下聖學高明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釋老之説耶陛下之議韓愈也望陛下稍

參定末章則善無以加矣程泰之時以刑部侍郎侍講席亦為上言之於是易三教論

孝宗論用人擇相史文惠論忠厚豈有過

己亥之冬趙魏公為相薦劉後溪召試館職劉公荅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及進入上親批其後數百畧曰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乏知人之哲寡於學而昧於道況又擇相不審至於懐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貶而逐之不治之事也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中

高第真好士人也終不考其才行何如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御筆既出中外大聳議者皆謂魯觀實與視草盖劉公甲科及第故觀有宰相不能擇人之説也一日上遣觀持示史魏公史公奏曰唐虞之朝四凶極惡止於流竄而三考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之科也若甘誓胤征所云乃為行師

用衆設耳盖誅戮大臣乃秦漢法也漢之七代可稱治
主然見爲雜霸不得進于三代此其大疵也我太祖皇
帝深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為戒而得天下制治以仁待
臣下以禮列聖相傳至仁宗而德化隆洽至於朝廷之
上恥言人過故本朝之治獨與三代同風此則祖宗之
家法也而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于忠厚豈
易得哉而豈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欲行刻薄之政
而歸過祖宗此不可不審思也若必欲宣示于外乞改

其政一於忠厚尚庶幾焉史公為人重厚進説上前務存大體多所裨益此其尤粹也會丞相亦為上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嚴誅能勉脅上悔乃改削其辭召從官宣示都堂仍付史館（元本今藏趙氏）

孝宗善馭將

孝宗天資英武尤善馭將符離之潰大將李顯忠謫潭州既又籍其棓尅軍資為緡錢四十萬遣大理寺丞一員往督之湯丞相請命版曹拘入上不許盡以分數給

還諸軍一毫無私焉顯忠晚年再典騎軍以病廢詔常俸外歲以上供米三千斛給之諸將中趙樽號為最廉乾道中樽罷軍政上諭虞丞相曰樽平生廉素朕已加錫賚以助其歸矣其抑揚多如此類至官爵亦然李顯忠邵宏淵取宿州顯忠超拜使相宏淵超拜節度使檢校少保及顯忠得罪宏淵又驟降為武功大夫時上嗣服之初而賞罰必行號令明肅繇是諸將咸服英斷矣

孝宗恭儉至貫朽

孝宗恭儉寡欲在位近三十年内帑與南庫之入專以奉兩宫備水旱其費不貲然其所積尚多也淳熙己亥夏中提領封樁庫所言抵四月中旬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給工索之費穿排之用是時江上之積亦多而内府之金至於貫朽而不可校然未聞四方有横賦也紹熙以後用度浸廣權姦秉國横起兵端南北騷然耗矣

孝宗力行三年服

壽皇事高宗純孝備至丁未之秋高宗稍不豫至九月疾漸棘十月四日辛未大赦天下六日癸酉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七日甲戌詔太上皇帝未御常膳乃依唐貞觀四年典禮自來日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内殿奏事候安康復依舊又詔草澤能療治白身除節度使賜錢十萬貫田百頃八日乙亥早上皇大漸上詣德壽宫侍奉湯藥更不還内選内侍鄧從訓至漏舍諭大臣凡百事賴卿等仔細理會恐朕憂惱中或有差錯是日未刻

太上皇帝崩上號慟躃踊初命早晚御膳減半進素既而不復取索九日丙子上猶未御素膳十一日戊寅大殮成服宰臣王淮等始得見上於素幄上號哭不自勝翰林學士洪邁乞廟號稱祖詔從之恩平郡王璩自會稽乞入臨喪而百官拜表乞還内不許時北敵賀生辰之使將至上欲不見而大臣恐北使為疑乃引明道二年三月章獻明肅皇后易日小祥既畢後二日仁宗衰服對契丹賀生辰使故事令侍從臺諫禮官議十三日庚辰吏部尚書蕭

燧等乞如明道故事二十三日就德壽宫素幄引見許之十四日辛巳上令中使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日之制如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未刻淮等素幄奏事上嗚咽流涕諭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曰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来止是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来武帝竟欲行之淮等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淮等乞令有司討論奏事退上批示大行

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絰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又詔山陵百費並從内庫支降右諫議大夫謝愕殿中丞冷光世監察御史吳傳古共奏三日聽政雖有國朝典禮可稽至於還内典故前所未有陛下一日躬行將為萬世法所繫至重望明詔大臣少緩進表與禮官更加詳議從之十五日壬午勅命所删定禮官沈清臣上書乞俟梓宮發引日方還大内又言今日喪禮與明肅皇后事體不侔望斷自淵

衰勿見金使凡六事是日大臣五上表乞還内聽政内批勉從所請俟小祥畢還内設素幄奏事而金使卒不見也十六日殿殯十七日甲申禮官顔師魯尤袤鄭僑論廟號不當稱祖詔送集議所十八日乙酉詔百師於以日易月之禮衰服之事奏聞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俟别商量二十一日戊子車駕還内上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宫前焚

香十七日甲午過宫以上皇升遐二七日自是七七皆如之是日上遣内侍張安仁諭宰執曰將來禫除行禮合用易服及羣臣上表請御殿朕以太上皇帝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所未安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既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二十八日乙未王淮等言祥禫甚邇乞付外施行知樞密院事施師典曰百日之制實不可行正擬正月金使朝見上曰朕自有所見少間批出欲稍救千餘年之弊宰執

退上批出曰覽卿等奏朕以太上皇帝升遐今方踰月將來卿等請易服御殿情未遑處朕欲衰經素幄俟祔廟畢然後行禫祥之禮以日易月乃近代權制朕所以不忍也卿等可與禮官折衷以聞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角巾淡黄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皂幞頭黑鞋犀帶遇燒香則於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上批淡黄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

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拜表請聽政六日癸卯批荅不允八月乙巳百官三上表引康王之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証九日丙午詔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及上殿班俟過祔廟勉從所請十一日戊申勑令所刪定禮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型四海上納用焉二十三日庚申接行使言得神穴地叚

於徽宗殯殿之西北十二月二十六日癸巳金之賀正旦使入見上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曰昨内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衰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黲服如古人墨衰之義而巾則用緇或用羅朕以用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則黲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為萬世之良法上又曰晚間引

宿直宿之類如何淮等曰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以為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白布袍黒銀帯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宫則衰絰而杖二月二十一日丁亥金使入弔上衰絰御德壽殿宫東廊之素幄宰執從官如大祥之服衰絰去杖三月十六日壬子起攢上服初喪之服十八日甲寅發引三十日丙寅掩攢四月八日甲戌上親行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黒帯布袍可也十八日甲申卒哭二十

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
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過祔廟
勉從所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
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盖三年之制
斷自上心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臣謝諤禮
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弗敢盡言其贊上之決者勅局
官一人而已舉千載廢墜之典破一朝淺溥之議廟號
孝宗不亦宜哉

淳熙諒闇罷誕節正旦慶禮

壽皇居高廟之喪未改月而值會慶節時百官以故事祝誕于明慶寺遂命緇徒徑行滿散百官免赴十四年十月十二巳時指揮三省樞密院引明道二年明肅皇后升遐故事欲上引見金國使人又以上在喪次歸而引見恐使以為疑乞付侍從臺諫禮官商議蕭燧時以吏部尚書為議首言今既罷百官上壽恐難以見使人如使人必欲朝乞用小祥後二日就德壽宮素幄引見庶合明道

聞典故大臣進呈既從之矣十月十三日庚辰後二日勅局删定官沈清臣正卿上疏言仁宗朝常遣使契丹遭彼有喪至柳河而還其主卒不見賀使也外國尚知有禮中原可不然耶況陛下居喪與明肅皇后事體不同望斷自淵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為然遂命却其書幣就館津發金使感嘆而去繼而金之賀正旦使者繼至客院進呈次上問今在喪服中禮物當受與否施聖與留仲至同奏乞下禮官議既而禮事官言正旦禮物乃通好之儀

不可受鄭惠叔爲起居舍人建言國有典故禮有經權況引見於初到之時至於正旦之日陛下自行禮于大行皇帝几筵之前朝會俱罷亦何名爲慶哉上曰當諭與館伴意度且令堅辭如是不從止令陳于殿門之外庶幾於禮稍順乃詔曰今來正旦通問使專爲和好故設棗幄許其入見若受禮物則有慶賀之嫌已令館伴却而不受又慮使人援故事以爲請未審于典禮如何可令禮官詳議以聞既而禮官守文字英伃兵部尚書兼權尚書

顔魯字師魯_{禮部侍郎}尤延之袤_{太常少卿}倪正父思_{著作郎兼權郎官}
黄元章_{太常丞}張元善體仁_{太常博士}言祖宗以來雖喪制未有不引見來使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朝諸臣豈不知不當受而所以不免從權者謂既通好不當使之疑而生事也況元日俱罷初無賀儀幣物所以將書亦非慶禮萬一必欲如禮而去則徒為紛紛也在禮有反經而從權者正為是也臣等以為當受乃詔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使人曰今年會慶節若受諸軍進奉則有

慶賀之嫌宜可暫免二年宰相王季海曰此項錢幾六十萬緡係屬戶部歲計上曰可用封樁庫錢償戶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其年金之賀使當至季海已去位右相周子充疑之召禮官尤延之至都堂議延之請退而討論子充以奏上曰敵國事亦不可單靠禮官運籌帷幄卿等事也去歲生辰金使到朕方在哀疚之中不欲使人朝見卿等更無主張朕堅執不與引見金使退聽子充愧謝而已七月九日癸卯既而延之與奏常羅春伯合奏依正旦一

例於垂拱殿東楹設淡黃幄引見仍用紹興三十年故事移宴於館不用樂從之九月十四日丁卯節前一日內自降旨文武百僚及使人並免賀止就東上閤門拜表起居十六年會慶節上已移御重華宮百官詣宮拜表進香故事皆不講後二日皇帝乃還宮焉

南北內

今南北內本杭州州治也紹興初創為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龍圖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于

大内之西今此但一閣耳而寢殿仍舊謂之福寧殿淳熙初壽皇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秋又改後殿擁舍為别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歴兩朝如是而已至若苑中亭殿則皆太上為之壽皇亦稍增焉其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盖得先王卑宫室之意矣德壽乃秦丞相舊第也在大内之北氣象華勝宫内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有樓曰聚遠凡禁

籞周回分四地東則香遠清深梅臺月臺梅坡松竹三徑竹堂清妍菊芙清新蓉竹酴醾芙蓉閣木樨南則載忻大堂乃忻欣御宴處古柏射廳湖石臨賦荷花燦錦山子至樂金林檎半丈池上紅郁李清曠木樨瀉碧養金西則冷泉魚處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羅木亭旱舡俯翠茅亭春桃盤松松在西湖上得之以歸

垂拱崇政殿

臨安府治舊錢王宮也規制宏大宮人焚蕩之餘無復存者紹興南巡因以為行宮其制甚朴休兵後始作垂拱

崇政二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為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朶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三間六架修二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壽皇因以為延和殿至今因之葢聖人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之意

東宫樓觀

東宫舊無有孝宗及信王未出閤但聽讀于資善堂紹

興三十二年孝宗為太子始居東宫在麗正門内其地甚隘莊文太子立復居之莊文薨其妃子出外第光宗立為太子孝宗謂輔臣曰今次東宫却不須創建朕宫中空間不用宫殿甚多可掇移修立由是工役省淳熙二年夏始創射堂一為游藝之所圃中又有崇光玉淵清賞等堂鳳山樓皆燕息之地也紹興末欲以為秦安宫既而不果云

建炎巡幸六宫數

建炎庚戌之秋高宗自金陵將欲幸浙西以避北兵乃先請隆祐太皇太后奉祖宗神主之神御而往南昌其六宮百司皆從之此時庶事皆草創而六宮洎先朝舊人通共不滿四百之數皇太后之殿五十二人哲宗朝之人潘賢妃之位三十五人元懿太子之母也又周夫人之位二十一人此未詳慕容美人之位一十五人亦哲宗朝之人也張修容之位一十六人英宗朝之人也又淑國王夫人一十九人其康國蕭夫人之位一十七人而和國王夫人之位一十六

人又嘉國朱夫人之位一十四人而成國吳夫人之位一十五人又潤國張夫人之位一十九人其惠國孫夫人之位亦一十四人又有張直筆之位一十八人又孫典字之位一十五人而劉直筆之位有二十人又尚服朱夫人之位有二十三人以上諸夫人者並在于禁中職掌事者又張才人之位有二十三人即張賢妃之位也總計有三百八十有三人而敵薄南昌衛尉亦皆潰散其時皇太后倉卒之間向南而去其皇后與賢妃皆是村夫荷轎而奔馳六宮之婢

妾宦官以至于死亡散失者亦不計其數也

建炎雜記乙集卷三